



第 81 期

94年04月15日 ~ 28日

本期發稿日：94/05/02

下期截稿日：94/05/12

[陽明焦點新聞](#)
[行政會報摘要](#)
[各處室訊息](#)
[院系所傳真](#)
[社團動態](#)
[陽明人](#)
[自然誌](#)
[校園之美](#)
[校史照片展覽](#)
[編輯報告](#)

發行人：吳妍華
總編輯：高毓儒
執行編輯：錢珏琄
網頁設計：賴彥甫

西非之行

學斌的西非參訪日誌 (三)

notes about 14th day

這天還是起了個大早，要赴上禮拜與醫學院院長的約，早上，是參觀首都瓦加都古醫院。我們大概看了一下婦產部與小兒部，和加恩學長待的友誼醫院比起來，套句他的話：差的太~多~太多~了！雖然一就是沒什麼裝潢，人也擠，可是格局大小不一樣，病床數也多（不過據說在生產的高峰月份，會有產婦沒床躺，只好睡地上墊子的狀況），設備不用說，是全國最好的，甚至，這是我來布國這麼久，第一次在公共衛生體系的任一個部門，踩到了前往二樓的樓梯，令我興奮了好久。術後只要沒問題，多半會在24小時之後出院，換個藥就可以走了。



至於小兒部則有個大特色，便是一旁附設的醫院學校，可以供應來醫院接受治療的小孩子不置於荒廢學業，只要孩子能過來，老師就盡量幫他們找資源，排出課，要是療程一久，上到讓他們畢業拿文憑也不是沒有的例子。

中午在顏秘書家用完餐之後，我們再度回到了大學，要與瓦加都古大學醫學生對談。談一些不同的學制下的衝擊與影響。他們對於我們這種臨床通通擺到最後才去見習的教學方式很好奇，總會想問「對於臨床工作這麼晚熟，難道不會適應不良嗎？」至於他們畢業之後，以前是會有三年的服務期，國家叫你去哪裡，就得去哪裡，想留在大城的人，就得「靠關係」。至於現在則改成簽約的模式，國家給你機會做事，要不要，自己爭取。最後他們還提到了醫學系系學會的難堪所在，是器材的缺少，弄了兩間教室要放儀器，可是影印機與電腦一直沒下落，突然有想幫他們募看看的衝動，只是秘書後來說，募到了，怎麼用？誰管理？誰維修？這事還是拿不準。

[特別報導]



◎大學報

◎高教簡訊

◎教育部電子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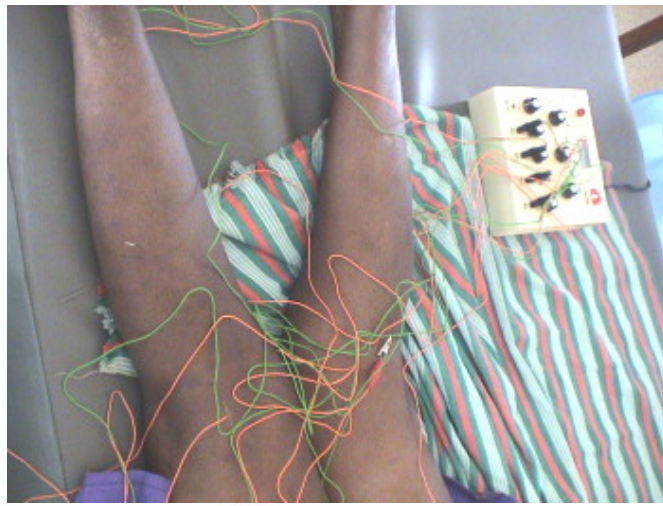
◎國衛院電子報

notes about 15th day

這天早上很安靜，醫院裡走著走著，就是少了股人氣。原來，聽說這天是「全國罷工日」，要抗議薪資過於低廉，不合理剝削勞力的情形，要是在台灣，絕對會被這個電視踢爆，那個媒體偷拍的。不過，今天可是我們剩下唯一一個還留在醫團裡的日子，加恩學長整棟醫院繞一繞，看看哪兒有人，就哪兒去。



找呀找的，終於發現針灸科及眼科有些病人出沒的痕跡，立刻趨前包抄，希望能好好把握這僅剩的機會，讓我們多學些東西回去。這針灸科沒有醫生，只有護士，她說，因此，業績掉了一半，一個禮拜不超過15人，至於我們面前躺著的，便是一位全身插滿針，正在進行針灸電療的患者，她表示說自己自從一百多公里外來的，朋友用過，認為不錯，才推薦給她。據護理長的說法，這種療程每三十分鐘為一單位，兩天一次，十次之後再做評估，治早期中風、背痛、顏面麻痺等等特別有用，一邊收，還一邊拔著針。看到傳統中國醫學竟然在布國如此受到重視，竟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新鮮和親切感，油然心中繞。至於眼科的觀摩，我們看過了所有的器材，諸如細裂燈、偏光鏡的檢查，並且看到了一個至今首次披露的制度：病例管理制度，在眼科，會把所有的病例統一管理按照年份，分門別類，病患沒帶病例沒關係，這裡有。走路在醫院的路上，還順便與管預算的總務長打了聲招呼，便再度開車前往剩下的兩個基金會。



我們先到了營養不良中心，由於負責的修女不是去開會，就是進首都辦事，在簡單等待了十分鐘之後，我們轉往復健中心去參觀。這是全古都古市唯一的一家，所有需要復健的人或是對於輔具有需要的病患，都會被轉到這裡來。整個基金會的規模營運十分具有規模和理念，獨棟的員工訓練室與藥庫，主建築物內有許許多多的復健器材，也考慮到了年齡及隱私問題，設有一片鋪滿軟墊的角落與兩間房間，可以進行一些精密的訓練與私下協商。協會後方是輔具工廠，牆上的一張張照片，便是成果的最佳代言。此外，由於復健往往與生活密不可分，需要極多的時間去投入，在協會旁邊，有幾間房子與廚房，世界給遠地而來，又沒處可住的部落病人使用，收費非常低廉，一個月只要1000F，裡面的一切自成小王國，讓人看了非常感佩，不論是對於協會的規模，或是主辦人的偉大情操。



下午，我們到藥局晃晃，裡面附有檢驗室，能抹片也能分析血球，前方是藥房，有個小空間是賣奶粉和洗髮精之類日常用品的，主要的空間則按照字母順序，一一羅列各種藥物，也有存放的冰箱，整個看裡看很有規模。醫藥分業這一點，在布國絕對是遠遠進步於我國的，只是這樣的制度該用在布國嗎？也值得討論。

今天的晚餐是我們待在醫團的最後一頓，郭阿姨特地加了菜，親自做了香蕉蛋糕給我們吃，團長下令，今天可以稍微喝點馬丁尼，大家舉杯和著一些汽水，互祝新年快樂。也

在最後把紀念品拿給了團長，結束了我們布國所有的醫團參訪行程。

(2005/2/04)

notes about 17-19th day

星期六，用完最後的一頓早餐，九點多，我們從醫團出發，到達首都用一家黎巴嫩人開的咖啡屋，加恩學長執意要我們多點些，我們也不是客氣，批哩叭啦點一堆，後來，不是太甜，就有些是太膩，幾盤義大利面都沒吃完就收走，實在罪過。

直到送完我們到首都的農團休憩辦公中心，加恩學長與我們道別，說那會接待咱倆的小吳下午三點左右來，好幾天後再見，去了技術團，別太沒禮貌就是。他離開後，我倆坐了一會，突然瞧見桌上有牌，不如就打一打，消磨時光，沒料到打著打著，小吳意外現身，強身的中還大刺刺指著十二點二十分，我們嚇傻了。

他長得瘦瘦，沒有到高高，看上去很和藹，一相處才知道，唉呀，他真的很和藹。這天還是一樣，我們先在這休息到三點整再出發，不然開車的時候陽光會太熱。他這麼一說反而我開始擔心，不是說從首都到農團要5小時，那我豈不是八點才用餐嗎？這麼一來，我的消化器官，你們今天可還真是受苦呀！才想著這些無謂的擔心，便上了車，一路晃，路況出乎意料外的好的，幾乎是柏油，真正到達巴格雷技術團時，竟然只是六點快半，飯菜都還沒好的時候，這晚加菜，老老小小共坐一圓桌吃飯，格外有種溫馨氣氛。怎麼說老老小小呢？這又得從外交史說起，有些複雜的，總之，我們大部分駐外團的現況都是兩個世代，未退出聯合國前的那批老菁英，與這幾年風行起來的替代役男。

在技術團的日子，有別於醫團，這兒的上班是週一至週六，計畫責任制，役男則負責協助的角色，也處理一些文書之類的業務。他們每天六點半左右吃早飯，開二十分鐘以上的車程出去，盯進度，瞭解自己負責的管區情形，一直巡到中午十二點，再回來醫團餐廳用餐。下午也上班（這點醫團全然沒有啦！），一直工作到晚上六點半，便驅車趕上七點的晚餐，晚餐要吃飽，因為周圍沒商店的，在這裡，真的算是「墾區」，一地一畝，都是辛辛苦苦建立出來的。

實際走一遭，才真正體會到了農團的偉大。布國這樣一塊土地上，在我粗俗又噁爛的刻板印象裡，那是接近沙漠的時分，滾滾黃沙，土壤總不肥沃，除了雨季種植有望之外，其他日子只能乾瞪眼，找事幹。可是，我去到那，整個改了觀，這片土地上種植的，是一望無際那綠油油的稻田，似乎該在夢裡才有的景象一一浮現，美不勝收的程度，說真的，一度要讓我熱淚盈眶，不知所云了。



布國人，很勤奮，很努力，想像在中午高達四十度左右的氣溫下，揮汗工作，不靠插秧機，不靠打穀機，不依賴任何你想像的到的昂貴機械，一群守分的人們腳下踩著土地，辛勤耕作，不論是除草或是割稻，一切人工進行，犁田這工作，和台灣傳統一樣，由牛來拉。可既然要種東西，灌溉就少不了，於是，不得不提這個刻意造出來的水壩，可以發電，可以供給附近灌溉，一年兩獲，賺得錢算的上是和公務員差不多，甚至更高。挖渠灌溉，又是一大學問，中途要穿越一些河床，那種乾季沒水，雨季如土石流般的大河，如何將灌溉用的溝渠不靠機械穿過去，絕對是重要的。

這幾天也被招待的非常服貼，早上下午或晚上，絕對都有影片可以給你看，一連在技術團待四天的我們（嚴格說前後兩天全用在交通）：藍色大門（國片）、五個相撲男孩物語（日片）、白痴晚餐（法片）、剝皮狂魔的（美片），還真可以說，該有的怪片，都有了（而且對我這個愛看電影的，還大多都沒聽過）。此外，桌球是每天都要打的，所有你放眼望去，都不是個弱腳。人到齊時可以玩拱豬，下午還可以去水庫旁釣魚，記得星期日下午，我們一行四人就收穫了15條，雖然多半不太，可這種狀態，聽說最好吃的。休閒在這裡，稍嫌奢侈了些，但也不是沒有，只是若要燈紅酒綠，要開上一段車才有。

每天晚上，年初才到的替代役男小江和小藍便會排演舞獅，動作雕琢，排演認真，啟裕與我有默契的想：醫團呀，小心點，不然就被比下去啦！

(2005/2/05-07)

notes about 20th day

早上起床的晚，用完早餐，閒閒沒事做，九點的約，八點半開始我們打起兩人大老二，心想著說不定三四把過後，小吳就該現身門口，叫我們上車。沒想到一等等到心也痛了，水也喝光了，快十點多，才見了他的面。小吳直說：其實，要給你們的文件還沒燒好，勢必得再跑團辦公室一趟。

匆匆進行所有流程過後，直接前往首都的農團休憩辦公中心，用過詭異的泡麵和蕃茄肉醬伴義大利涼麵，就這麼睡

了一覺，醒來差不多是郭阿姨要到這兒接我們的時候，行李上車之後，郭阿姨帶我們四處找紀念品店逛，她或許是住的久，那些老闆什麼的，差不多都有見過似的，也能像極個專家，偶爾給上幾句評論。一整個下午，我收穫了兩個幽雅又粗獷的銅雕，那是一名女子，屈著身子抱書看，幽雅身段令我實在難忘，狠下心，一股腦買兩件。

和大使約七點開飯，可加恩學長差不多是離七點剩不到十幾分鐘才出現的，才一見面，便急著說要去旅館辦check-in，一半才知道厲害，原本打算住的那間三星級旅館竟然本日客滿，可咱們明天就要走了，不找到歇腳處，說不定得窩路邊，那怎麼成？於是，我們決定多花一些錢，再往多一顆星星的地方出發。好險的是，恰巧有房，聽說隔天有會要開，我們算是幸運的了。

活到這麼大，第一次在國外過年的我顯得有點興奮莫名，卻也有著淡淡的傷感，不小心會懷念起許久不見的家人，尤其那一見我就吵鬧不止的老妹。還好，一整個空間的台灣人似乎溫暖了我，在這個時空中，大使包紅包我們一個，團長包紅包我們也有份，整頓晚餐雖稱做年夜飯，但是有年味的東西似乎少了些，不過，這餐的豐盛，絕對是不在話下的。不小心還吃到了炸甜年糕，也令我有著說不出的小小感動在心中。吃完飯，點鞭炮放煙火，技術團與醫療團各出活動，一個舞獅，一個賣膏，惹得大家笑彎了胳膊，這話一點不離譜呀。飯後，老的上樓打麻將，小的在庭院玩撲克牌，第一次在國外玩殺手，還是在除夕年夜飯當天，也算的上是一個難得的經驗。

說實話，這些天來，真是麻煩大家許多了，我、啟裕與加恩學長一一向大家用紅酒致意，新年快樂要說，萬事如意也有，希望來年的世界平平安安，別再有戰爭、海嘯、飢荒與人球案了。

(2005/2/08)

notes about 21th day

沒想到儉樸的床睡慣了，反而不習慣過於鬆軟的床，昨天整夜，好眠到令我有些罪惡，冷氣也強勁的不可思議。想想，那天早上，我可以說是被冷醒的。既然醒了，就乾脆下去用個早餐，見識一下布國所謂四星級的飯店早餐，吃起來是怎麼個樣：火腿、起司、燻烤雞，其實一切都很平常，只是出現在這個地方，有些令我時空錯亂而已。

吃完了早餐，再度回到床上補眠，一覺醒來，中午十一點許，也迷迷糊糊到竟然該是中餐了，胃中的飯後水果好像仍在翻滾著說：嗨～肚子我，可還不太餓呢。於是，只好走走看看，出去逛街，找尋那條加恩學長口中所謂的市場街。

那中午太陽之大，是直到看見加油站的招牌邊邊，那電子儀表版上寫道38°C，才突然有了踏實感。周遭一切，彷彿海市蜃樓，看的到，但我們不敢進去，存在便也之於我是沒意義，眼不見為淨，一直走一直走，整個街區都快到底，還

是連個腥臭味都沒聞到、喧鬧聲都沒聽見，我們決定折返，回去上次的那天黎巴嫩人開的咖啡店用餐。

稍事休息一下，洗個澡，在恰好兩點半的時候，我們走出電梯，看見正在LOBBY等著，打過招呼以後，司機皮耶大哥直接朝機場開去。這天一直擔心的，是自己的行李到底超重沒有，聽說這兒抓得嚴，一罰，就是好幾千，加上入關過後，那是個法文的世界，咱們這班只會說英語的外星人，可一點用都派不上。

排隊進度比預料中快，沒想到四點整就pre check-in完畢，吃晚飯還有許多時間得打發，我們決定去前往號稱全布國最大的那家書店，佔地約莫是我家走出去不到十分鐘的金石堂再切一半，說到架上的書，本本都是上千元，書籍果真是高級消費品，就連筆記本，都是幾百元當起跳。這時有感而發地認為，其實，來那麼久，我對布國的文學絕對是一無所知，但是，這為什麼呢？是整個國家沒人才嗎？是因為識字率拉不起來嗎？或者，是就算寫了，誰又有多餘的閒錢，認真地花在書籍這樣「浮躁」的投資當中呢？非洲的文學，就我印象所及，似乎只剩下南非的那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南非是發展起來了，文學也就跟著出線，而布國這塊可愛豐富的土地，要到何時，才會誕生出一名舉世皆知名作家呢？

晚餐，在DANDAN用，每次點菜都很困擾，因為在嘴巴享受之前，腦袋總要空轉個幾十回，沒個字看懂。好險點出來的套餐都是富有特色，又不至於糟糕的那些，布國的最後一夜，我們用餐得很開心。

一個晚上不知何去何從，只是亂開，還鬧著要去找那名志工聊聊（也幸好我們撲了個空）。最後，我們走進一家酒吧，聆聽音樂，把思考留給這最後的、醉人的夜。或許是剛好點了瓶啤酒，情緒一時毛燥起來，有些抱怨，也有些對台灣深深切切的期許及感慨。

離情依依，九點半，不得不走，門口與同皮耶大哥照完相後，開不到三分鐘，就是機場。那晚的躁動是形容不出的，總是有些惆悵，或許吧。

通關很久，我們排了至少六七次的隊，被搜了兩三次的行李。啟裕打趣的說，難不成，今天特別，是有槍擊要犯逃亡不成？

臨走前，我抬頭想看看星空，可惜，不記得那一整片了，或許是因為燈光太亮罷。這個地方，我會回來嗎？我問自己。我不敢說、我不敢說。有機會當然想，只是，機會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又降臨呢？

可我不會忘了這塊勤奮友善的禮儀之邦，我見證過那些的。

(2005/2/09)

顛沛幾小時，五點半，巴黎的黑夜還是深的。與來的時候一樣，黑夜不斷包圍著我們，一切顯得神秘且浪漫，可惜早了些，電扶梯都沒上班，太陽也沒輪到出來露臉，或許，這裡的人可以睡晚一點的。我們決定去買一日卷，花他個十幾塊歐元。

這天氣不差，沒惱人的陽光，也沒膩人的春雨，巴黎的地鐵站密密麻麻，體會一些時空變化，或許地鐵站是最好的選擇罷。

與其說是參觀，不如講是前探，每個地點都是一樣的，晃一晃，照張相，差不多就該往下個景點動身豐富性是有，深刻性卻少很多。只是令我不經要想，法國，是一個多麼謀殺底片的國家呀！每個小街巷的轉彎，都可以凝結起來，成一張畫般的看待。

最叫我念念不忘的，大概是現代美術館旁的藝術小店與愛菲爾鐵塔，人總是得不斷的親近偉大的藝術品，才能有洗滌自己的可能性，才得以好好地自我關照，認真思索。

用餐也是一種享受，不論是中午那按圖索驥，找到四肢群起抗議，疲憊不行的家庭小餐館，或是晚上匆匆一瞥，有情調極的比薩店，都似乎想印證那狂妄卻饒負趣味的話：世人，是生活而吃；法國人，是為吃而生活。

晚上九點半，我們再度回到戴高樂機場，通關的時候，那效率迅速地令我驚訝，不由自主，想起了排隊許久的布國機場。我和巴黎說，總有一天，等我把資料找好了的時候，是的，我會再來的！

(2005/2/10)

notes about 23th day

一直是這樣，搖搖晃晃，不知其所聞。飛機上的生活令人有些昏眩，無關法航空姐太老，也不至於是飲食不夠好，只是閒的發悶，那感覺令人困窘。還好，陽光刺眼，讓我有仍在人間界的真實感覺。坐累了，還能去後面要跟哈根大隻冰淇淋吃吃，也算的上是唯一的欣慰罷。

終於，經歷十數小時的飛行過後，在懷疑班機為何遠離香港許久而後再掉頭，以為被劫機的興奮感還沒被沖淡前，下午五點多，我們到達了香港。沒有登機證的我們有些慌，害怕轉機手續的繁雜與時間又被消耗掉，正煩著該往哪走的同時，就被一些陌生人喊住，轉機劃位往這。一切過程順暢地令人意外。

最後的一段飛行，也真是名不虛傳，華航就有華航的樣子，刺激可比大怒神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晚間快十點，我倆返抵國門，拖著一身的興奮與疲憊，迅速通關，拿好行李，才知道中正機場也是很複雜的。

臨別前，我們互道新年快樂，不知道是第幾次和啟裕說了。我一個人，跟著許多懸而未定的理想，朝巴士站走去。

你說

該是結尾了，你說。

這一切總得有個交代，生命，不是這麼好混的。整趟累積了許許多多的無力感，擬為那些深刻的不能感到內疚，是的，你如此匱乏。

你說你開始有許多的主題浮現，公衛系統，NPO組織，生活，親愛的土地與人群。你說這些東西分門別類，但是又互有牽扯，很難說清楚的，很難。但有時後，你明白這種「很難」，是因為自己害怕去探究核心，陷得越深，出來的可能性越低。

世界很大的，台灣很大的，人的心很大的。不要被侷限了，出去走走，你會知道的更多。

光有「善」的想法是不行的，還要有對的作法，好的成效，與完整的長期運行。莽撞衝出來的東西不一定不好，只要你願意去試。

其實，你說，無論怎麼的經驗豐富，往往，我們只不過學到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及態度而已。

後來

回台灣，修了寒假的小說課程，與黃春明、白先勇、蔣勳等文化大師共處一室，聊天說地，有理想的和哭泣的，一時暗湧共處，不知所云。

那幾天的日子很累，一回來到家是晚上快十二點，隔天為調時差，睡一整天，再隔天就要上課，每個下午都有，連續轟炸，也幸福格外。整個人呈現在一種很累的狀態，知識有時害人渺小到很不堪，渾渾噩噩過了十幾天，與不斷醞釀著計畫要進行。

偶爾看一下自己打的東西，似乎客觀的東西很少，畢竟我不是啟裕，記憶的深刻度是不同的方面。

昨天回家，收到了自己寄出的信，感動異常，決定原文不動地放上來，以此自勉。

封面圖片：你要一直扶著自己長大。

給學斌：

長路漫漫，終於非洲之旅行將結束。你這幾天心中的矛盾與疑問，似乎依舊那樣，穩穩不動。因為你面臨許多衝擊，有些早預料的、和至今仍暗黑不明的。關於選擇從一的原因，長期服務的風險與無法猜測的未來，總是要慢幾拍而且落於啟欲之後的，你欠缺許久。

你得著手學習語言、援外細節與醫學規則，做更多的夢，成為各種無限可能性的志工，不斷上進、努力；時而休息、思考，並且等待可以誠實面對自己的那天到來，一五一十地，把你真正所愛與追求訴說出線。

學業是死的，卻不停自病人那邊，得到更多更多的教訓與發現自己的不足，就這部分而言，沒錯，你是自私的，甚至沒有朋友，包括自己。

可是該堅持的就永遠不能棄守，管他政治和外交，該做的，是你的，就逃不掉。希望你平安，值得，一切在進步中。

學斌 2005.2.06 於農團 Burkina

不敢不想

有些東西不敢不想，便是自己在醫團曾經努力非常，終於羅列出來的許多問題。這些議題有時很巨大，加恩學長說，他也不知道，就算他知道的，也很難用三言兩語道盡，於是乎，將他原文不動地附錄上來，以供參考，也做一種變相的鞭策與自勉。

時間一久，自然而然有許多問題，浮現出來。是故，特擬此文件，作一紀錄，也當作一個意外的講稿。

一.當地醫療系統

1. 公衛架構為何？重點是，這樣的架構中，我醫療團又是扮演何種角色？可近性，不可取代性，彈性等？
2. 公衛監控方面，有傳染病通報之機制嗎？免費的用藥除了TB及腦脊髓膜炎與AIDS，還有其他是屬於國家重要衛生議題的嗎？相關防治方法在理念上與實行上有何堅持及困難？我國又能扮演怎樣的腳色？
3. 當地有醫療保險之制度嗎？收費及使用的人口特色為何？
4. 衛生站的醫療第一線，有區段公衛護士嗎？負責內容為何，諸如篩檢或監控(如TB的最好做法是DOT)？在緊急情況時，會互相cover的項目有哪些？
5. 有什麼機制是我國內欠缺，而此處施行較好的？
6. 對於醫藥分業的機制，有何優點？是因環境使然或藥師水準而導致此一機制？

二.居民醫療相關概念

1. 是否知道生什麼病去找什麼層級的醫生？
2. 就診的方式有哪些選擇？包括交通的方式。此外，私人診所的業務量與營收狀況大致如何？
3. 看巫醫和看西醫的成效比較。
4. 居民普遍認知的醫學知識。我國會認為慢性疾病的擔心為主(DM，hypertension，cancer，hyperlipidemia)，而這裡的人會害怕或擔心的疾病又是哪些？有認合病名是當地土語中沒有的嗎？
5. 對於檢驗而言，病患有足夠的知識去了解這代表什麼意義嗎？檢驗在當地，對照著檢驗台灣，最大的差異與幫助是什麼？
6. 在用藥觀念方面，台灣會有hospital shopping的人，這邊有嗎？他們對於藥物，成藥或醫院開出來的藥物，其概念為何？是否會有自行停藥的情形發生？尤其慢性病用藥要吃長期，國家有政策可以補助或者有就近的方式取得藥物嗎？用藥之後，實際的幫助又是哪些？是否會有醫生責罵病人怎麼還沒有買到藥的情形發生嗎？
7. 一般的衛生常識，在這裡接受與實行的困難在哪裡與比例有多少(像垃圾加蓋與不喝生水等)？是否屬於小學教育中的一環呢？
8. 就病患本身而言，當居民被告之患有某某疾病時，他們多半的認知會是什麼？知識的取得，可由哪些單位提供？
9. 就親友或鄰居而言，當地居民對於生病者的看法是如何？會懼怕或歧視嗎？關於傳染病的部分，他們有足夠的常識嗎？
10. 當地的新聞報章中，對於醫藥方面的新聞出現的比例有多少？
11. 各種不同規模的基金會當中，民眾會知道如何取得資源嗎？醫院有轉介的中心嗎？此外，規模較小的基金會又是怎樣？政府有作管裡及統合工作嗎？(此處指不只醫療方面的基金會而言)

三.醫院經營

1. 這裡有所謂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嗎？是不是只要病人付的起又開了口，醫生就會開出檢驗的order？
2. 會有冒牌西醫的問題嗎？
3. 各科之間的互動與資源共享情況。

4. 會不會病人住了院，反而得病的機會增加？
(有鑒於醫院的破舊與垃圾處理的疑惑)
5. 有醫療糾紛存在的情況嗎？這樣的情形嚴重度有多少？(應該不會有抬棺抗議的花招吧...)
6. 醫院經營者是國家吧，那麼，他的虧損或營收情況大致如何？
7. 醫院之於這個城市，在居民眼中是怎樣的存在？而我醫療團與醫療團的醫生，對於醫院，又是站在一個怎樣的立場呢(薪水，當地眼光，我所抱持之態度)？溝通的管道暢通嗎？

四.團務

1. 此醫療團的創建，是基於何種時代的產物？當然，隨著時代演進，有什麼重大改變嗎？
2. 關於傳染病而言，有什麼管控制度或定期健檢嗎？在雇用的員工方面，有注意到這樣的問題嗎？
3. 水電與團內勞工薪資等基本開銷大概情況。
4. 什麼是義診？給予他們藥物是站在什麼心態去出發？若發現特殊病人可以回報上級作後送之處置，或是只能以體制外的方式給予幫助？既然是主要去8個村子，輪流去，那麼我們會去做追蹤對照前後差異之工作嗎，畢竟，義診看起來是我團在這裡一個長遠的做法(理當不會有打亂當地醫療體系的問題吧...)。最後，關於衛生站收取費用行為，又有何想法呢？
5. 在外交方面的助益，我醫療團是站在怎樣的目的是上去努力的？這邊的官方又對於此種方式有什麼看法嗎？
6. 延續上點，平日會參訪我團者多半是哪些人？他們對於我團又有何種看法呢？
7. 假日時間的利用，團長會對於團員有所期待嗎？
8. 以個人觀點以為，團務推行上的最大困境是什麼？突破點又是什麼？

五.當地生活

1. 一座沒有地址的城，對於居民或我們而言，是否有造成影響？
2. 取得教育的方式與費用，是多少？比率如何？
3. 關於傳統技藝的保存，有推動土語文字化的工作嗎？或者居民的平日休閒為何？

4. 這裡會有不良習慣的本錢，諸如抽煙、喝酒、打小孩...
5. 這裡的政治結構與角力大致分部狀況。
6. 這裡台灣最大的文化差異，以個人觀念論之，是在什麼地方？

六.個人感想

1. 一開始的動機與實際到達之後，理想及現實的差距在哪？
2. 最初來此，自身感到印象深刻及最主要的衝擊是什麼？
3. 自我的矛盾有哪些？
4. 多年來的經驗當中，什麼事件或話語最讓自己印象深刻？
5. 對於自己工作內容的期待與感想。
6. 關於這個世界，想說些什麼給大家聽？

(2005.01.29)

全文完稿於2005.2.25

[回《西非之行》](#)

[關於電子報](#) [訂閱電子報](#) [聯絡編輯小組](#) [上期電子報](#) [回電子報首頁](#)

Copyright (c) 2004 National Yang-M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

國立陽明大學版權所有，未經同意，請勿轉載